# 素履以往，一苇以航（311杨怡菲）

如果你遭到贬谪，你会选择归园田居的生活，还是怀抱东山再起的愿望？由古及今，多少胸怀抱负的文人志士惨遭贬谪，他们或是有着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决心，或有着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心态。可范仲淹却与他们任何一人都不同。

 初读《岳阳楼记》，我认为它更像是一篇游记，无论是“北通巫峡，南及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”还是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”，无不在写岳阳楼独一无二的气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；“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”更是写尽洞庭美景。这时我觉得，范仲淹虽然被贬，内心也一定是快乐的。

可当读到后面，却发观诗人的理想抱负绝不在游山玩水。他有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胸襟,更是写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句。我不禁想，范仲淹真的不喜美景，心中只有朝政,只有人民吗?我想不是，至少不完全是。八百里洞庭美如画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花费大篇幅描写潇湘美景，想必他也是为之心动的吧。可他在文末却表现出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纠结之感。可以看出，其报国之志，乃贬谪与美景之不可移也。杜甫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写到“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。杜甫的一生也何其悲惨, 生于乱世，死于贬谪途中,可他一生都在牵挂着百姓,无论是《三吏》还是《三别》,无不抒发了他对百姓的担忧。

我想，范仲淹一定纠结过、迷惘过，他曾寄情山水，定也曾借酒浇愁。可当太阳升起，他依旧是那个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的志士。世界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歌。这样的胸怀从古至今除杜甫范仲淹外又有几人？诗与远方就在眼前,却仍有人拿起笔墨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 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,生如逆旅，一苇以航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被世界痛吻之后仍报之以歌,也不是所有人能在被贬谪之后仍然心系苍生。归隐田园、寄情山水，无疑是最轻松的选择,可范仲淹却义无反顾地穿上他的素履,走向属于他的远方。